



大风歌

鄒 荻 帆

大风歌

上

鄒 荻 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塞外官厅湖畔某农业社，在人民公社化前夕大搞水利的故事。那儿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总路线、大跃进的鼓舞下，决心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同心协力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实现了水利化；并在胜利中不断前进，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书里生动地反映了基层干部中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也细致地描绘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曲折过程。作品以饱含激情和诗意的文笔，深入地探索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热烈地歌颂了三面红旗的正确与伟大；是对党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与宏伟气魄的一首赞歌。

封面设计：柳成蔭

大 風 歌

书号 1751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31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1}{2}$ 插页 2

196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4 月(普)北京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数：(普)000001—300000 册 累计印数：384500 册

(共两册)定价 (2) 1.05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第一章

这正是三九严冬，长城外刮着滚滚的西北风。内外长城爬上丛山障岭，昂着头钻到天空，又落下来窜进无数的驼峰中。山上没有树，只有戴着银盔、披着银甲的山峰，好象巨人屹立在大风中，巍然不动。

万山环绕中显露出这块平原。冰雪紧紧包裹着它，狂风竟象无数的铁甲列车轰轰开过，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风。有时从它胸膛上驶过京包綫火车，倒象一条小爬虫，蠕蠕地在劲风中爬动，没有一点声响。

官厅湖结了冰，铺上一块巨大的玻璃。沿着湖岸的村落象雕塑般静立着。这些村落的名字是：二营、三营、达子营、火烧营、榆林堡、北辛堡、大古城、狼山、小七营、柳林屯、黑山口……，总之，从这些村庄的名称就会令人想起这是往日边塞戍军的地方。人们传说，当日落黄昏时，长城的烽火台上，还可以看到英雄的帅旗在雪花中飘动，银枪雪甲的队伍在长城上逡巡，当然，风里面还响着号角和马嘶声。

人们确凿地说，穆桂英曾经在这里挂帅点将，杨家将战死在那一块沙场。并且说，杨六郎的神象就修建在那一座山庙里；那年，日本军队搜查游击队时，进了山，瞄准神象射了好几排子弹，可没有一颗能射中他。

这块地方是过去英雄們抗击外侮的地方，这是英雄的土地！

河北省張家口专区的一个县的县城，便坐落在这块平原的京包綫上。

这已是晚六点多钟，全县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剛剛結束，各乡社代表都立即赶到火車站来，准备奔回乡去布置工作。

火車站的月台上挤滿了人。东行車是晚七点半，西行車是晚七点三刻，除了各乡社的代表外，水利部和中国文联的两百多下放劳动鍛炼的干部也赶到了車站，这些下放干部已經分配了地区，他們准备跟随代表們到各自的农业社去。

西北風还是一个劲吹刮着，一輪明月却飞一般穿过奔窜着的云块，出現在天上。

代表們除了抗着自己的行李外，有的抱着一捆捆紅綠紙和印刷品，有的捧着大会发給的帶玻璃框的奖状，和帶有金黃流苏的奖旗。

下放干部的行李一堆堆放在月台上，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些年輕女同志，碰在一起就象一窠麻雀，唧唧喳喳叫着。文联有一位青年同志，一下就跳到行李堆上，两只手合成喇叭形，轉着身子对两边叫着：“喂，同志們，同志們，我們唱一个歌，好不好？《携手向农村前进》！‘高举起劳动的旗帜’，一、二、三——”

高举起劳动的旗帜，
告別了城市和亲人，
我們携手向农村前进，

立志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我們革命战士，

誰也不做温室的花朵……

.....

虽然是在大風里面，歌声却唱得很响亮，并且好多男的，都边唱边向对方握手告别。这些人主要还是下放干部，开会的代表和另外一些赶車的乘客，却在一旁望着他們。接着还有人領着喊口号：“到农村安家落户！”“向农民学习！”“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时車站的一位服务员，拿着一个洋铁喊話筒，对大家喊着：“同志們注意！同志們注意！东行車就要到站了，火車停車的时间三分钟，这趟列車乘客較多，請同志們帶好自己的行李，掌握时间，迅速上車！”

大家都赶快拿上自己的行李，手上提着，肩上抗着，膀子还夹着。火車連奔帶叫，从远处冲撞过来，强光的車灯好象一把透明的扫帚，把前面的一切黑暗都扫除了。火車的汽笛叫得更紧，显出威風凜凜。

火車已經靠站了，人潮涌向車廂里去。这时車門边有个年約二十岁的女学生模样的姑娘，一面向站門口招着手，一面高声叫着：“柳叶青，快点，快，就要開車了……”接着还自言自语埋怨了几句：“怎么搞的，到这时候才来！”这姑娘臉上帶有朝霞般的健康肤色，額上有一掠刘海，一双亮亮的杏核般的眼睛，烏黑的头发上披着一条淡黄色的头巾，背后是两条长长的辮子。她穿了一件合身的灰色棉制服上衣，配上条青色的呢褲，腰上还系了一条皮带，束得紧紧的，苗条而健康的身个儿，

肩上挂了个草綠色行軍袋。

柳叶青正走到站口的木栏边。他穿了件翻毛領黑皮大衣，戴着皮帽，鼻梁上架着風鏡，下面蒙着口罩；肩上背了个大行李包，左手提着一只大箱，右手提着一只箱子和网绳袋，袋里面的洋磁盆、水杯、瓶儿、罐儿碰得当当响。他自己也是急得滿头汗，可身上穿得臃腫肿，加上这些負担，实在无法加快速度。只見从車門口跳下一个穿黑棉制服的人，几个箭步就迈到木栏边，迅速接过了柳叶青双手上的物件，立即挤进車厢去了。

火車很快就开动了。看样子柳叶青已經精疲力尽，无力地靠着車厢进門的厢壁，但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事，叫着那年輕姑娘：“梁婕音，小梁……”

她正和那穿黑棉制服的人談話哩，她轉过头問了一声：“什么事？”

“没有什么，剛才真感謝你。”

“感謝我？你應該感謝王社长，”她指着穿黑棉制服的人，“要不是社长帮你一把，我看你这回要掉队啦！”王社长是楊柳农业社的，名海貴，三十七八岁。这几个下放干部正是随着他一道到楊柳社去的。这个社是个一乡一社的联村高級社。

“对，对，應該感謝王社长，”他又把眼光朝着王社长說：“以后要你們劳神的地方多着哩。”轉而又对梁婕音說：“你知道我怎么来晚了？我伤風感冒，头疼，买药去了……”說着更显得疲憊与苦痛。

王海貴听他这样一說，立即动員了一位青年让出座位。柳叶青还准备謙让一番，王海貴便把他推到座位上去說：“你这

个人真是‘礼多人不怪’，身体不好还要硬撑，火車上也不是劳动鍛炼的地方。”于是柳叶青順势坐在座位上。

他坐定之后，又虛張声势地望着王海貴說：“我們来挤一下好不好？”

王海貴似笑非笑地說：“这怎么挤，挤破了屁股也坐不下呀，你坐吧。我們成天在地里跑，就是练出了个腿勁，站几个钟头不算回事。我就怕开会，坐得屁股疼……噢，你們文联的两位都来了，还有水利部的尙慎思呢？”他皱了皱眉头，本来鼻梁上的两头眉梢就很接近，他一皱眉时，两条眉毛簡直要拼成个“一”字了。

梁婕音立即回答道：“他来了的，来了的，”她立着脚尖朝車厢看了看，“呐，在那里。尙慎思同志，尙慎思——喂，我們在这里。”

尙慎思紧貼着車厢东北角挂有行車時間表的地方站着，瘦长个儿，戴着一副眼鏡，面孔白淨，穿了一件带風帽的藍斜紋布棉大衣，年約二十八九岁。他听到梁婕音的叫声，但不习惯于在公众場合高声答話，只把头向小梁那边点了点，后来看見王社长也在那边，才举起手来向王社长打招呼。

小梁发出銀鈴般的声音招呼着：“你那儿还行吧？”她看他被坐在他脚边的几个人挤着的樣子，禁不住又問了一声。尙慎思稍带点笑意的，又点了点头。

王海貴看了看尙慎思文弱书生的样子，心想連柳叶青这个紅光滿面的大块头都吃不消，老尙怕也受不了吧，于是高声問道：“我給你找个座位好不好，老尙？”

老尙立即連連搖着手，并且張嘴回答着。但是他的答話声还是不算大，对方是无从听清楚的，只是从他坚决的手势上

知道是拒絕給他找座位。

王海貴笑眯着眼睛，点着头，轉而小声对梁婕音說：“別看老尙那文秀才的样子，还挺不怕艰苦。”

“王社长，你別夸奖得太早了，現在还一点点艰苦都沒有碰到哩。将来，真正碰到考驗了，誰知道，我們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尙慎思还是不錯，我是說我自己。”小梁在結尾又补充了一句。

柳叶青翻着白眼看了她一眼，而后把腿一伸，准备闔上眼睛养神。突然他象記起了什么事，向着王海貴說：“呃，邓書記呢？他坐到哪儿去了？”他指的是楊柳乡党委书记邓常春，他还以为邓常春到什么特別舒适的座位去了哩。

“噯，邓書記的会還沒有完哩，緩天把才回村。”

“那倒也好，免得……”他說了半句就打住了。他本意是說免得挤这趟水泄不通的班車的，怕社长对他印象不好，就沒有往下說。

一轉眼工夫，梁婕音不知怎么一来臂上就戴上了个旅客代表的紅袖章，忙着归拾車廂內旅客的行李，組織旅客們注意車廂清洁。剛上車时，車廂內的走道都堆着行李，坐滿人，經過一番調兵遣将，情况已經大不相同了。接着，她还組織了几个能歌善唱的下放干部到播音間广播，总之，她上車之后就沒有停止活动。

柳叶青在坐定休息了一会之后，精神好得多了，只想找个人聊聊天，很自然就找到王海貴。

“这里到楊柳村有多少路，王社长？”

“嗯？”王海貴正想着社里的一攤子事，根本沒有听到。

柳叶青免不了把这不关痛痒的話又說了一遍。

青驢子，下放干部的行李已經安放到車上。

“怎么哪，怎么哪？”尚慎思看到他們的行李都搬到車上，代表們反倒抗着行李，頂着風，在月亮下前進了，就忍不住問着。

王海貴回答着說：“對啦，這是特地給你們備的車，在縣城我就打電話回來了。”

梁婕音很快插上去說：“干嗎給我們準備車，我們也會背着行李走。不行，不行，一定不行！”

柳葉青聽到王海貴說是給下放干部準備的，他在火車上就知道了這件事的，很自然就坐上車去了。等到梁婕音講話後，他也不得不虛假地說：“是呀，其實不必給我們備車，我們來鄉下就是準備受苦的。”他說時，並沒有下車的表示。

尚慎思聽他說“受苦”兩個字，不以為然地皺了皺眉頭。梁婕音卻叫着說：“老柳，下來吧，怎么不動？”

“噯，下來啦——”柳葉青慢聲答着，試探性地扭動腰身，早教那套車的人摠住了。

梁婕音留神看着那人，那人戴黑皮帽，披着一件黑布短皮祆，長得中等身材，約莫三十二三光景。他一邊忙着套車，一邊和王海貴扯話，詢問着縣里千人誓師大會的情況。他說話的神態和動作，使人有一種不協調的感覺：語調比較穩重、直率，話語不多，行動可極為利落熟練。他很快就把車套好了，牲口隨着他的“嚼嚼”聲，一會提起蹄子，一會后退幾步，一會揚起頭來。過一會他猛力擊一下牲口的背部，使青驢子嘶叫起來，劇烈地把身子后退幾步來反對這一擊，但這是說明一切都就緒了，試驗試驗还有什么不牢實的地方。

王海貴一邊也幫忙擺着行李卷，並且拉着讓梁婕音、尚慎思上車。小梁看事情已成定局，自己扶着皮車板一縱身就坐

还不来？我差点沒跑到县城去接你們，可就是分不开手！”

他随即催促着：“上車吧，上車吧，边走边說。”他用手推着下放干部上車。

老尚又說了：“我們还是步行吧，應該把代表們的行李都放到車上，大家一块走。”

王海貴胸有成竹，狡猾地笑了一下：“好吧，你們还是赶快上車吧。代表們都在前面走哩，我們坐上車可以快点追上。”

一安排以后，只要一辆皮車，全坐上了。三个下放干部，加上馬玉峰、王海貴。馬玉峰坐在前面駕車。剩下一辆車，去运煤块去了。

皮車穿过了义合鎮，繞过铁路，向西南方疾馳。馬玉峰揮着鞭子，“嘣，嘣，嘣……”接連叫着。

梁婕音問道：“怎么还没有追上？”

馬玉峰問她：“追誰呀？”

梁婕音說：“开会的代表。”

王海貴这才說：“追不上了，他們走的是小路，到楊柳村再見吧！”

梁婕音带着責备和感謝的口气說：“咳呀，王社长，你騙我們哪。”

王海貴用哈哈的笑声回答了小梁的指責。

風漸漸停了，已是夜半十一时左右，天上的白云都移到东南方去了。月亮旁边沒有了云，似乎被冻结在天上了，寒冷也好象凝固在原野上。只有这辆皮車，划破寒冷在奔走。馬蹄铁碰到大路的碎块砂石上，有时迸溅出火星。月光下，一片片树林，有时树林里冒出橙色的灯光。車子偶然穿过树林，夜鳥在月下惊散，叫了几声，飞到另外地方去了。

梁婕音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問着：这是什么林？那是什么树？那村子叫什么名字？这块地种什么？那个土堡是什么？

馬玉峰一边揮响皮鞭，一边一一回答。

馬玉峰說：“这片地呀，可好，都是花果林子。你看那边吧，”他用鞭子指着，“那是海棠林子，春天开起花来，象把大花伞一样，粉紅粉紅的。那边是杏树，噢，一抹紅，可好看，城里嚒也找不到这么多花！……”

馬蹄踩过一条結冰的小河，好象走过一条白絹布一样。梁婕音禁不住哼着一支莫扎特的曲子：

来吧，亲爱的五月，
給树林穿上綠衣，
讓我們在小河旁，
看紫罗兰开放。
我們是多么願意，
重見那紫罗兰，
啊，来吧，
亲爱的五月，
讓我們去游玩……

特別当小梁唱到“大家欢聚一起，用紙牌盖起小屋”时，柳叶青兴奋地說：“很好，我很喜欢这支曲子。你說呢？”他对老尙問。

老尙带点沉思的神情說：“是呀，还好，不过，……”他沒有說下去。

梁婕音馬上追問着：“不过什么，你总是讲半句話！”

老尙这才說：“也沒有什么，我是說这歌跟大跃进好象沒

有……”

小梁接着說：“是呀！我也不滿意，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柳葉青嘆了一口氣說：“咳，藝術總是藝術嘛，總要能抓到人們的心坎上去，直着嗓門跟公雞叫一樣，有什麼好……”他的話沒有說完全，接着叫道：“喲，這兒冷得夠噲！”

馬玉峰一聽他這樣說，象响着連綿不斷的悶雷似地嚷着：“噢，我說冷吧。是冷，是冷。”他馬上把他身上披着的皮祆，蓋在柳葉青的腿上，皮祆的另一角蓋在梁婕音的腿上。當他這麼蓋着的時候，大聲叫嚷着說：“老梁啊，這不行，怎麼就穿條單呢褲！凍了腿，會疼的！”

梁婕音一隻手拉起皮祆，想送還給馬玉峰，一邊嚷着：“你這要着涼了。我們不冷，我裡面還穿了毛絨褲哩！”她想拉皮祆還給馬玉峰，柳葉青卻正用手將皮祆壓在大腿下，嫌沒有壓嚴實，有點透風。

“呃，呃。”梁婕音不便說話，揭着皮祆這樣嚷着。

柳葉青好象是不懂的样子：“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其實他很知道，只是他實在冷得有點受不了。

但是馬玉峰一隻大手按住了梁婕音的膀子，並且認真到有點生氣地說：“噯，不要推去推來了，我們是風吹雨打慣了的，這兒風又硬，客氣什麼嘞！我還發汗哩！”

他這一說，弄得梁婕音不好意思再拒絕。她笑着對馬玉峰說：“你太照顧我們了，養成我們嬌氣，你可得負責！”

王海貴代答了一句：“當然負責，我們對每個社員都要負責，對新社員負的責任更要多些。”

馬玉峰補充了一句：“到這兒就算到了家。我是不懂得客

再說一遍，我還沒記住。”

“多哩，”馬玉峰繼續說，“山藥莖、葵花葉、花生皮、胡蘿卜根、楊樹葉……這都能吃，當然有時候也得搭點糧食。去年為了推廣經驗，我們還在豬場辦了個展覽會，現場表演，這才家家戶戶都養起來……”說到這裡時，他又想到縣里的誓師大會，向王海貴了解今年養豬的任務。

王海貴沒有仔細講清楚，只是說：“一、兩天鄧書記就回來了，他講得全面些，反正是要大躍進。”馬玉峰也就沒有一一追問。

大車滾過了一道土坡後，王海貴指着前面說：“瞧吧，前面就是我們村子。”

大家看時，只見月光下一片密密的樹林，掩映着房屋的輪廓，好象炭色的剪紙貼在一張淡灰色的紙上，人語聲隱約可聞。

梁婕音已經掀開了大衣，幾次想站在大車上眺望一下楊柳村。車子跑得太快，站起來挺不方便，她只好用雙手撐着車板，挺直腰身向前看。

到了村子的河灘邊。冬天，水已經全干了，只剩下一片大大小小的碎石子，騾子仿佛也因為到了家，嘶叫着，竟象火車到站一樣。

村口上擠滿了五、六十人，人叢中有人向膠皮車叫着：“是馬玉峰嗎？”

“是啊，是啊，是啊……”馬玉峰答應着，把繩索放鬆了些，騾子拖着大車慢慢滾過，這時村口猛然響起了鑼鼓和洋號聲，接着是一陣噼噼拍拍的鞭炮響。

梁婕音、尚慎思都迅速地問着：“干什么？干什么？”

王海貴滿意地說：“歡迎你們呀。”

馬玉峰補充着說：“吃了晚飯就等起，等到現在。”

柳葉青舉起戴着皮手套的右手招呼着，好象檢閱部隊的樣子。

梁婕音第一個從車上跳下，向人叢撲過去，跑上去就一個一個握手，左手右手都同時行動。老尙和柳葉青也都趕了過來。

大車停在路中間，王社長站在車上，指着一個個下放幹部，介紹他們的名字。一陣喧嚷和招呼之後，馬玉峰怕下放幹部受了涼，催着下放幹部快走，他領着頭向農業社辦公室走去。

鑼鼓、洋號、人群跟在馬車後，都向社辦公室走去。

梁婕音很快就挽着兩個青年女社員，和她們談笑着向前走。

社辦公室在一座高聳的關帝廟的右下方，辦公室前是驢馬棚。室內挂了一盞汽油燈，正面牆壁上挂着一張毛主席像，另外還有錦旗、獎狀。兩旁牆上，還貼了幾張歡迎下放幹部的標語。桌上擺滿了凍海棠和花生，還有煙和茶。

柳葉青走進社辦公室後，就坐在南面一排椅子上。抽着紙煙，偶爾剝幾顆花生米，嘗一枚凍海棠。敲鑼打鼓的歡迎和“中央下放幹部”的稱號，使他感到自己在这小村子里突然變得高大起來，原來自己在鄉下竟有这样的分量，他有幾分激動，也有幾分飄飄然，他覺得自己在这里應該顯一顯身手，而且自己是能够有所作為的。至于如何顯身手，如何作為，他却還沒有具體想到。

歡迎會的程序顯然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儘管坐在辦公室

內的不过十三、四人。王海貴先致欢迎詞。欢迎詞讲完以后，由馬玉峰介紹全社情况，然后是文联和水利部代表分別講話。

柳叶青在会上也是感情洋溢地讲了一段話。他說这次下放，自己是坚决向党要求，才得到批准的，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沒下过乡，但是目前农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設，正需要人材，自己又要鍛炼成紅专干部，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怎么能不下来呢！他說他有决心不辞劳苦，跟社員們一道干一番頂天立地的事业。

梁婕音觉得他表示的态度还不错，心里感到高兴。尙愼思不知怎么对他那講話的“朗誦腔”，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听了倒不舒服。

尽管說是安排得很有次序，但是川流不停地有人来找社长跟書記，甚至当社长和書記正在講話，也常常被来人打断。来找他們的人，又不是一、兩句話就讲完了的，多半要咬着耳朵讲上五、六分钟。看情况是还有什么事在忙。于是老尙站了起来說：“时候不早了，大家一定还有事要忙，我們今天的会是不就結束了？”

馬玉峰很直率地說：“是呀，明日清早七点钟，准备开社干部大会，下午开群众大会……”

“还欢迎我們啦？”柳叶青不待讲完，就接着問。

馬玉峰馬上說：“嗯，是傳達县委千人大会的精神，搞生产大跃进。”

王海貴又补充了一句說：“当然也要借这机会欢迎你們。”接着他还对下放干部們說，他們都分派到生产队去了。楊柳社是联村大社，共有十八个生产队，楊柳乡就是这一乡一社。下放干部都分配在楊柳村的生产队里。

王海貴帶點自豪地說：“我這一回來更忙得分不了身了，大社嘛總是忙一點，說幾句話都有人來打岔。緩兩天吧，引你們到社的四面八方去逛逛，南山北水，打柴捕魚，都去摸摸……”

老尚有點老于世故地說：“那當然忙羅，現在又是搞大躍進，你的事情當然多！”

馬玉峰對下放幹部說：“明早七點鐘開會，你們能起床吧？最好是能夠參加，給大家鼓鼓勁頭。”

老尚和梁婕音都同声說：“起得了，起得了。”

柳葉青一看手表，都已經半夜一點五十分了。他油嘴滑舌地說：“好，我們快休息吧，準備明天的戰鬥……”

下放幹部的住處老早安排好了，都是在他們參加勞動的各隊社員家里。

……社長、書記和生產隊長，送他們到住處去了。

馬玉峰引着梁婕音到自己家里去，她將和老馬的一家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轉過村子的一條小胡同，就看到一家門口的階梯上，有人掌着燈，大大小小站了五口人。馬玉峰老遠就對那邊叫着：“媽，下放幹部來了！”

“我們等着哩！”那邊傳來一個老年婦人的聲音。

于是小梁趕忙跑了几步，走上前去。這才看清門口的几口人。一個灰白头發的老大娘，披了個深赭色的頭巾，臉形端正，額上有几条深而細的皺紋，慈愛之中顯出堅強的個性，腰身挺直，約莫五十多歲。還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婦女，光着頭，只穿了一件青斜紋布棉襖，圓圓的臉蛋，苗條的身體，懷中抱了個小孩，手上挽着個三四歲的女孩，旁邊還站着一個上十歲